

论诗歌翻译中的格式塔意象再造

——以余光中汉译 *Stopping by Woods on a Snowy Evening* 为例陈光霓¹, 王琳²

(1.西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 重庆 400715; 2.泸州医学院 外国语学院, 四川 泸州 646000)

【摘要】诗歌翻译从审美过程来讲是格式塔意象的再造。因此,在翻译诗歌的时候,运用格式塔心理学“整体性”原则、“闭合性”原则和“异质同构”原则能帮助译者从整体把握全诗意蕴,有机统一语言结构,并重构诗人的审美感受。

【关键词】格式塔意象;诗歌翻译;整体性;闭合性;异质同构

【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0)03-0013-04

意象的传递始终是诗歌翻译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传统的意象研究把意象看作一个具体的形象,认为是作家对现实世界中的事物加工创造出意象,然后把它固化在文本中。这种认识仅仅把意象当作一种静态的存在、文本中的客观存在物,而忽略了读者在阅读中对意象的感知过程。韦勒克在其《文学理论》中就明确指出,“意象是一个既属于心理学有属于文学研究的题目。在心理学中,意象一词表示有关过去的感受上、知觉上的经验在心中的重现和回忆。”^{[1]211}在这里,韦勒克强调了读者在阅读阐释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正是通过读者与文本间的互动,文学作品中的意象才得以重现。诗歌文本可以说是语言形式最讲究、意象最丰富的文本,而欣赏诗歌的过程则包含了感知、体验意象的审美过程。因此,诗歌翻译就具有一个超越语言成分之外的意象转换过程。姜秋霞认为,“意象的转换是建立在整体的体验上的”,“这一层面上的意象不是个体意象的相加,而是超越各个局部生发而成的新的整体”。^{[2]1-2}这种相对独立的整体性是文学文本的格式塔质,具有完行性趋向。她进而提出了文学翻译过程中“格式塔意象”(IMAGE GESTALT)这一转换模式。与语言转换翻译模式(奈达)和认知思维模式(贝尔)不同,“格式塔意象”转换模式将研究重心置于文学翻译中的审美过程,强调该过程中原文艺术形象的整体形成及再现,肯定了译者在意象转换模式或审美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因此,“格式塔意象”转换模式能帮助译者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翻译,从整体把握全诗意蕴,有机统一语言结构,并重新建构诗人的审美感受。

一 诗歌审美过程中的格式塔意象

格式塔心理学又称“完形心理学”,是20世纪初发源于德国的一个现代心理学派别,其创始人是德

国心理学家马克斯·威特海默(Max Wertheimer)、沃尔夫冈·苛勒(Wolfgang Kohler)和库尔特·考夫卡(Kurt Koffka)。格式塔,即德文“Gestalt”一词,中文音译为格式塔,本意指形状,在完形心理学中则有“整体”、“完形”的意义。格式塔心理学反对构造元素主义说,强调经验和行为的整体性,认为整体并不是部分的并置(collocation)或简单相加,而是“整体大于它的部分之和”。^{[3]228}

将传统文学象征或隐喻意义上的“意象”纳入格式塔心理学的框架之后,意象就具有了一种“完整性”或“整体性”特质。格式塔意象将意象看作一个整体,各独立成分的有机组合使得整个篇章富有意义,因为一个文本所表现的格式塔意象不只体现在语言层面,也体现在其审美价值层面。在诗歌翻译过程中,原语文本—译者—译语文本之间是一个互动的过程,译者不仅通过认知思维理解原文语义,还要通过审美感悟构建其整体意蕴,即格式塔意象。译文格式塔应与原文格式塔保持和谐对应,这就需要译者在接受阐释原文文本时建立起与作者相通的审美感受,并在译语文本中转换再现这种感受。

二 诗歌翻译中格式塔意象的再造

考夫卡指出:“艺术品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一种有力的‘格式塔’”,它“不仅使自己的各部分组成一种层序统一,而且使这统一有自己的独特性质”。^{[4]320}这种整体结构关系所形成的整体质、系统质即是艺术品的“格式塔质”。诗歌的格式塔质是读者通过审美体验对原诗中相对独立的整体建立起的审美感受,是诗歌整体的氛围、情感和语气色调。要在翻译过程中成功传递诗歌的格式塔质,就需要译者通过自上而下的模式对文本进行理解、转换。^{[2]160-165}这种转换模式不从词汇意义、语法规则开

收稿日期:2010-05-16

作者简介:陈光霓(1983-),女,重庆人,西南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始,而是先从整体把握,在超越局部语言之外的整体中认识各个组成部分,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林的翻译。译者主体通过创造性的知觉活动,对诗歌文本提供的种种要素进行感知体验,再在译文文本中重组、再现这一整体意象。格式塔心理学美学的一些原则为我们的诗歌翻译提供了借鉴,我们认为以下原则对于译者在诗歌翻译过程中实现意象的转换有非常积极的指导作用:(1)整体性原则;(2)闭合性原则;(3)异质同构论。

(一) 整体性原则

格式塔作为一个整体不等于部分相加。在整体上显示出的特性不存在于各个部分之中。“格式塔质”是一种总体特征,它不存在于艺术品的各个组成部分之中,而是存在于各部分所构成的联系中。韦特海默曾经指出:“人们在曲调、空间图形等方面,必然会看到除了所有孤立的内容的总和外,还附加有别的东西”。^{[5]256}一件艺术品作为一个整体必然要求其内部组成成分之间的和谐统一。考夫卡认为,艺术家进行创作时,一种来自创作对象的要求成为他的“自我界限”:“某种客观的东西需要艺术家来创造,而艺术家也必须服从这一要求。这样,艺术家的工作就受到这一需要被创造的东西的要求的指导”。^{[4]15}具体而言,这种要求正是来自艺术品作为一种格式塔所表现出来的整体性质,即格式塔质。诗歌文本的格式塔质正是其中各部分具体形象之外的“言外之意”,是一种带有整体意蕴的审美情境。因此,在翻译诗歌时,译者需根据原语诗歌的格式塔意象在译语文本中再现其意境,根据整个诗歌的意蕴来选择词义、有机整合各组成部分。“局部成分的对应该往往会破坏整体形象的建构”,^[24]而从格式塔意象入手则有助于译文的和谐与自然。

以下以余光中汉译的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的名篇《雪晚林边歇马》(Stopping by Woods on a Snowy Evening)为例,说明如何在诗歌翻译的过程中实现格式塔意象的传递。

Stopping by Woods on a Snowy Evening

Whose woods there are I think I know/His house is in the village, though/He will not see me stopping here/To watch his woods fill up with snow//My little horse must think it queer/To stop without a farmhouse near/Between the woods and frozen lake/The darkest evening of the year/He gives his harness bells a shake/To ask if there is some mistake/The only other sound's the sweep/Of easy wind and downy flake//The woods

are lovely, dark, and deep/But I have promises to keep/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6]1105-1106}

余光中的译文:

雪晚林边歇马

我想我认得这座森林/林主的房子就在前村/却看不见我在此歇马/看他林中飘满的雪景//我的小马一定很惊讶/周围望不见什么人家/竟在一年最暗的黄昏/寒林和冰湖之间停下//马儿摇响身上的串铃/问我这地方该不该停/此外只有轻风拂雪片/再也听不见其他声音//森林又暗又深真可美/但是我已经有约在先/还要赶多少路才安眠/还要赶多少路才安眠。^[7]

这首诗以平易的、朴实无华的语言描述一件平淡、简单的事。没有惊人的渲染夸张,没有刻意的雕琢修饰。诗中出现的形象,如 woods(树林), snow(雪), house(房舍), village(村庄), farmhouse(农舍), little horse(小马), lake(湖)都是人们身边常见的事物。诗中出现的动词,如 think(想), know(知道), see(看见), stop(停下), watch(观看), fill up(填满), ask(问), have(有), keep(保留,履行), go(去,走), sleep(睡觉)等,都是最常用的英语的动词。而当把雪夜、幽深的树林、小马、冰湖、雪花这些意象组合在一起,并加上“我”的内心活动时,整个诗歌则“充满梦幻情调和淡淡(的)忧思”。^{[8]258}这首诗的背景充满田园诗(pastoral poetry)的风格,借以抒发主述人心中矛盾的情绪。余光中的译文在重现这些具体形象时从整体上描绘了原诗幽远的画面:“森林”、“积雪”、“最暗的黄昏”、“寒林”、“冰湖”、“轻风”、“雪片”。相对于有的版本的译文,“森林”比“树林”更显其自然的神秘,与象征纯洁的“雪花”形成对比。而在第二节中又译作“寒林”,与“冰湖”相对,恰当地表现当时环境的宁静与幽远。因此,余译在整体背景和氛围上是与原诗相吻合的。而在语言上,弗罗斯特用词平易浅近,诗句简单,如行云流水般流畅自然。作为诗人的余光中并没有使用华丽的词藻进行渲染,或是像有的译本采用文言、文白间杂的语言来翻译这首诗。这就很好地保留了原诗平实的口语文体风格,语言明快,自然流畅。同时,余译在结构和韵律上都移植了原诗整齐和精巧。虽然译文第一节并不完全押韵,但中英诗歌翻译中格律的完全对等往往会牺牲诗歌的内容和风韵。作为一个有机体,艺术形象的创造首先体现在语言结构的完整与和谐。局部成分的对应该往往会破坏整体形象的建构。为了追求格律上的

规整而放弃整体形象的再创造无疑是得不偿失的。

(二) 闭合性原则

人的心理存在着一种“完形压强”,即当人们看到一个不规则、不完全的形状时,在心理上必然产生一种内在的紧张力,迫使人通过知觉对其进行填补,使之成为完形。这种心理趋向被称为闭合性。^{[3]251-252}造性的心理机制常常实现于格式塔的这种闭合性之中,而不完美正是人们进行心理闭合的重要条件。诗歌不仅向读者展示了具体的意象,还通过其艺术空白留给读者回味、期待、想象的空间。这是诗歌的不确定性审美特征。诗化空白和不确定性必然会给读者的接受活动造成审美张力对峙,它强烈要求读者调动自己的经验、情感、思想等审美积淀而成的文化心理结构去联想,去填充以最终消解这些张力,从而完成诗作中的未尽之意。因而在翻译诗歌时,译者非常有必要保留原诗的这种审美张力,将填补想象空白的工作留给读者。

弗罗斯特的诗“具有一种不确定性,既严肃又活泼,既实在又空灵,既稳定又飘忽,既明白易懂又富于暗示;读者初读时感到明白了,可再读几遍便会发觉它们的寓意深刻”。^{[9]96}Stopping by Woods on a Snowy Evening 看似写景,实则抒情。弗罗斯特在这首诗中大量使用隐喻和象征,其中蕴含着哲理的复杂性以及所指的丰富性,从而引发读者与评论者的多层意义解读。对于弗罗斯特这首诗的主题阐释,众说纷纭:(1)人们应勇于承担自己肩负的责任,包括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2)反映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努力寻找安宁和履行社会职责之间的矛盾;(3)唤醒人们沉睡了的或逐步丧失的欣赏大自然美的能力;(4)警示人们应该恪守道德约束,承担家庭和婚姻的责任;(5)生命的路程还远未完结,诗人以近乎超然的人生态度来淡化死亡的这种话题。诗歌意义的开放性要求译者在两种语言间进行转换时,留给读者一个耐人寻味的审美空间。这首诗诗眼在最后一句:“But I have promises to keep,/ 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余光中译为:“但是我已经约在先,/还要赶多少路才能安眠。”“sleep”本义为“睡觉”、“睡眠”,而有的译本中也就是译成“睡觉”或者“睡眠”。余译选择“安眠”,一方面,从音韵上和整个这一节保持了押韵,另一方面,留给读者想象的空间也更广阔。“安眠”除了有“睡觉”、“睡眠”的意思之外,还有“安息”、“休息”、进而还可以引申出“死亡”以及“终止”的含义。由此,余译“安眠”在读者接受方面有更大的阐释空间。诗歌解读是建立在读者已有的语言知识、背景知识基础之

上,与阅读文本之间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这种模糊性和多义性促使读者去寻找作品的意义,从而赋予作品更强的生命力。

(三) 异质同构原则

阿恩海姆引用了物理学中的“力”和“场”来阐释格式塔美学原理。物理世界和心理世界虽然质料不尽相同,但其力的结构可以相同。如果事物其力的样式在结构上与人情感中力的作用相似,这些事物就能表现人的情感。特别当物理世界和心理世界达到同形契合时,就可以达到格式塔心理学所畅言的“异质同构”之境,此时,人与外界环境融为一体,身心和谐,审美体验油然而生。^{[10]13-14}点体现在诗歌中,诗人常常寻找情感的对应物作为表达情思的方式。因此,在翻译过程中,作为读者的译者除了理解直观的外在物色,还要通过“异质同构”的方式去思考诗人初感外物时的审美情形,在此基础上去感受和体悟诸种物象所提供的多种暗示和意绪,“钻进原作者的灵魂深处,与原诗作者达到‘神合’,才能超越文化和语言的障碍,译出原诗的精神和效果”。^{[11]293}

弗罗斯特的这首诗短短12行勾勒出一幅“一人、一马,雪晚立林边”的生动画面,而在浅易的文字和简单的物象背后,诗人想表达的却是深远的寓意。景是诗人精神外射和情感渗透的载体。朱光潜在《诗论》中也有这样的话:“景是个人性格和情趣的写照。”^{[12]51}因而,从诗中的景去品味其中的趣也是作为读者的译者走进诗人内心和审美世界的必由之路。余光中的译文,寥寥几笔,呈现出原诗中宁静、幽深的画面,传译出原诗中现代社会人的孤寂、矛盾,这是和原诗作者的心境相契合的。当然,《雪晚林边歇马》这首诗本身没有太多的典故和难以处理的意象,文字上的意义是比较容易传达的。而这首诗动静结合,内外相照,诗人借以抒发其情思,其间还有点说教意味。林子虽然优美可爱,幽暗深远,“But I have promises to keep。”这说明诗人经过灵魂深入的激烈冲突,终于意识到,尽管雪夜幽林令人留连,但现在还不是驻足的时候,还有许多承诺必须兑现,还有一段人生必须履行,不能只凭感情用事。所以诗人最后无奈反复咏叹“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诗人灵魂深处的矛盾毕显无遗。江枫把这一句译为“但是我有约定的事要完成”,把这个“约定”具体到了一、两件事上,冲淡了全诗的主题。相比之下,余译“有约在先”,虚实相照,任由读者自己体味,也更贴近诗人对社会责任之重,人生旅途之长,以及

生存之困惑的心境。

三 结语

在诗歌翻译的过程中,译者不应只强调各个独立语言成分的对应,因为诗歌翻译并不是一个重复叙事和简单呈现各独立意象的过程,而是译者基于原文本格式塔意象的互动和再创造。诗歌文本不仅是语言、主题的载体,更包涵了诸多审美因素,它要求超越语言形象的层次,追求一种言外、象外、意外的新质,即“格式塔质”。通过以上论述以及对余

光中《雪晚林边歇马》汉译文本的分析可以看出,利用整体性、闭合性和异质同构的原则对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再造诗歌格式塔意象、重构其审美体验是大有裨益的。建立在格式塔意象上的译文能更好地传递原诗的韵味和意境,有机安排各局部语言结构,从而形成统一和谐的新整体。这些原则和文本分析的方法结合起来,能都从审美感受和语言表达上实现有效的转换,从而自然地传递诗歌格式塔意象。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M].刘象愚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 [2]姜秋霞.文学翻译中的审美过程:格式塔意象再造[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 [3]库尔特·考夫卡.格式塔心理学原理[M].黎炜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
- [4]库尔特·考夫卡.艺术及要求性[A].蒋孔阳编.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下)[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
- [5]杨清.现代西方心理学主要派别[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0.
- [6]Baym, Nina, etc, ed.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Z], 4th ed., Vol.2. New York: W·W·Norton & Company, 1994.
- [7]李振清.余光中教授的英文天地:从英诗吟诵到翻译诠释[N].台湾立报,2008/10/15(121).
- [8]辜正坤.中西诗比较鉴赏与翻译理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 [9]彭予.二十世纪美国诗歌——从庞德到罗伯特·布莱[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
- [10][美]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M].滕守尧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 [11]方梦之主编.译学辞典[Z].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 [12]朱光潜.诗论[M].北京:三联书店,1981.

Reformation of the Gestalt Image in Translation of Poetry

CHEN Guang-ni¹, WANG Lin²

(1.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2.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Luzhou Medical College, Luzhou, Sichuan 646000)

Abstract: Translation of poetry, in the sense of aesthetic progression, is reformation of the gestalt image. The theoretical principles of totality, psychological isomorphism and reification can help the translator not only to understand the holistic contour and integrate the language structures, but also to actualize the aesthetic sense of the original poem.

Key words: Gestalt Image; Translation of Poetry; Totality; Reification; Isomorphism

(责任编辑:张俊之)